

上篇 先秦兩漢冥界之探討

第一章 先秦冥界思想探述

第二章 兩漢學者對「生死」問題的探討

第三章 由漢世典籍及漢墓出土文物中看漢人的死後世界

第四章 漢代民間信仰中「人」與「鬼」之關係

下篇 先秦兩漢之神仙思想

第一章 先秦載籍所常見之神仙

第二章 先秦神仙思想及神仙修鍊術

第三章 秦及兩漢神仙思想之演進

第四章 兩漢之神仙修鍊術

先秦兩漢

蕭登福◎著

B933
11=2
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



文史哲大系 27
蕭登福著

先秦兩漢冥田



神仙思想探原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 / 蕭登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1[民90]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27)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57-668-621-0(平裝)

1. 生死觀 - 中國 - 先秦(公元前2696-221)
2. 生死觀 - 中國 - 漢(公元前202-公元220)
3. 冥界

215.7

89020049

文 史 哲 大 系 ②⑦

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

著 作 者 : 蕭 登 福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話 : (02)23636464 傳真 : (02)2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820 號

1990 年 8 月初版 • 2001 年 元月二版
ISBN 957-668-621-0 新台幣 330 元

序

般人重鬼好祀，鬼有無上威權，能左右世人之生活，須恭敬禱祀。周世承其遺風，以爲人死後魂盛者升天而爲神，魄盛者滯地而爲鬼。冥界之主宰者爲天帝，故有賓于天，訴於天之語。人鬼與天神、地祇，同樣有禍福生人，賞善罰惡的能力。逮至戰國之世，方士神仙之說興起，人可不經死亡而長存，仙者能飛相往來，不食五穀而餐風飲露，入水不溺，入火不焦；仙可由修鍊而得。於是「鬼」的地位，便隨「仙」之興起而陡降。遂使戰國末至兩漢，鬼的管轄權由天帝而降爲泰山神。蒿里則爲魂魄聚斂處。又，東漢之時雖然佛教已傳入中國，而影響未深，因此終兩漢之世，鬼的地位雖不如商周，但亦不至有剝皮火烤之苦。在漢世，人死之歸處有二，一爲天上，一爲地下。天上是仙人及諸神所在，一般人死後僅能生活於地下。漢世以爲冥界是人世生活的一種延續，地下諸鬼亦有飲食生活，賞罰勞役等事；一如人間。泰山、蒿里、梁父都是此時重要之冥神。此爲先秦兩漢冥界演變之情形。

在神仙說上，神仙思想起於戰國齊威、宣王之時，其後經秦皇、漢武之崇信，而漸爲世人所重。戰國至兩漢，所推崇之仙人有黃帝、西王母、女媧、赤松子、韓衆、羨門高、安期生、盧敖等。天界之主宰，在周世以「天帝」稱呼之，天帝所在爲北辰，並有五方天帝之說。秦時即以白青黃赤四方天帝代表天界，郊天即祭此四帝。漢高祖時增祀北帝（黑帝）而爲五帝。自高祖至武帝初年，郊天所祭天神爲此五帝。元鼎五年始改祀太一而降五帝爲太一佐。至成帝又捨太一而改祀天

地，恢復周世對天之稱呼。此外，民間所流傳天界之主神，又有伏羲、女媧、東王公、西王母等，道教興起後則以老子爲天界主宰。至於神仙修鍊術，先秦所重者爲不死藥之追求，及餐食玉英、導引、食氣、清靜無爲等方術。至漢更有黃白丹鼎、藥餌、符籙、禱祀、存思、房中術等，求仙之方甚多。

先秦兩漢的這些神仙方術之說，相互融匯，至東漢順帝、桓帝年間，經干吉、宮崇、張陵、張衡、張角、張魯等人之傳揚以叩頭思過、符籙及上書三官，爲人劾鬼治病；有儀軌、有經典，且以「治（廟）」爲中心組織教衆，因而道教於焉形成。更隨著道教之傳播，而神仙術便脫離秦及西漢以來依附於帝王貴族之情形，而與民衆生活結合爲一體。更甚而在政治昏闇時，能起而與帝王相抗，如漢末之張角等。此爲先秦至兩漢神仙說之一斑。

本書係「中國冥界思想演進」系列探討之一部份。筆者自一九八六年起，即陸續撰文探討中國冥界及神仙思想之演變，並有多篇文章發表於學術期刊上。除本書外，其中《漢魏六朝佛道兩教天堂地獄說》已先撰集成書，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由台灣學生書局印行。至於唐宋部份，則俟之日。並祈博雅君子有以指正。

蕭登福謹序於臺中大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

再版序

本書《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與《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台灣學生書局）、《列子探微》（文津出版社）、《列子古注今譯》（文津出版社）、《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新文豐出版公司）、《道教與密宗》（新文豐出版公司）、《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新文豐出版公司）、《道教與佛教》（東大圖書公司）、《道佛十王地獄說》（新文豐出版公司）、《黃帝陰符經今註今譯》（文津出版社）、《周秦兩漢早期道教》（文津出版社）、《南北斗經今註今譯》（行天宮文教基金會）、《讖緯與道教》（文津出版社）、《玉皇經今註今譯》（行天宮文教基金會刊印中）等書，都是筆者十餘年來，研究道教，及從事道、佛二教之比較工作時，所陸續撰成者。

其中《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一書，出版於一九九〇年八月，當時筆者在道教成立的觀點上，仍採用舊說，以為道教創自東漢的張道陵；但對張道陵前後，戰國以來至東漢末葉，道教理論科儀等之沿革若一，難以強加區分，並無創教情形存在，史籍亦無創教說，則深感不解。近年來，筆者在撰寫《周秦兩漢早期道教》一書時，開始懷疑張道陵創教說，係出自六朝佛道二教相攻時，佛徒之說；其後並詳細翻查六朝二教相攻之史料，才發現張道陵創教說，係出自北周末隋初之釋道安，道安撰《二教論》（《廣弘明集》卷八引）倡言道教始於張道陵，其目的在醜化道教，並造成佛在道先的錯覺；遍觀史籍，隋世道安前，並無張道陵創教說存在。詳細論辯，請見拙著《周秦兩漢早期道教》，一九九八年六月，文津出版社出版。

由於筆者對道教的創教問題，在觀點上已有明顯改變，因而此次在《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再版時，便對本書下篇第三章「五、道教形成之因」，略加以文字說明，並更動其名稱，改為「五、兩漢道教的承先與啓後」。其餘諸章，則更動極少，或改正訛誤字，或新增入部分史料，但所增或所變動者，仍屬少數。

本書之能再版，首先感謝文津出版社，能不惜出資重新排版，始能使本書中之部分觀點，得以修正，並增入新史料；謹致謝忱。

蕭登福謹序於台中大里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廿二日

目次

自序	〇一
再版序	〇三
上篇 先秦兩漢冥界之探討	
第一章 先秦冥界思想探述	二
壹、先秦諸子對冥界的看法	二
貳、周世士庶人之冥界觀	九
參、鬼神之類別、祭法及立祀原則	三七
肆、結論	四九
第二章 兩漢學者對「生死」問題的探討	五五
壹、序言	五五
貳、生命之起源	五六
參、生性之探討	六五
肆、對死亡所持的態度	七五
伍、結語	九二

第三章 由漢世典籍及漢墓出土文物中，看漢人的死後世界……………九五

壹、序言……………九五

貳、漢人的天上世界觀……………九六

參、漢人的黃泉地下觀……………一〇一

肆、結論……………一〇四

第四章 漢代民間信仰中「人」與「鬼」之關係……………一〇七

壹、土神與解土……………一〇七

貳、歲末大儺……………一〇九

參、黃曆與宅葬之說……………一一二

肆、「關落陰」……………一一五

伍、鬼拘人與墓中死人來迎……………一二七

陸、精物爲妖……………一五九

下篇 先秦兩漢之神仙思想

第一章 先秦載籍所常見之神與仙……………一六六

壹、先秦常見之天界大神……………一六六

貳、先秦常見之重要地示……………一七〇

參、先秦常見之神仙人物……………一七七

第二章 先秦神仙思想及神仙修鍊術	二〇二
壹、序言	二〇二
貳、神仙修鍊之方	二〇四
參、結語	二二五
第三章 秦及兩漢神仙思想之演進	二三二
壹、秦至西漢，帝王公卿與神仙說之關係	二三二
貳、東漢神仙說之演進及其時之道教教派	二五三
參、秦漢天界主神之演變	二七九
肆、結語	二八七
第四章 兩漢之神仙修鍊術	二九八
壹、借由外力以求成仙	二九九
貳、自力內修以求成仙	三二一
參、結語	三三七
參考書目	三四一

上篇

先秦兩漢冥界之探討

第一章 先秦冥界思想探述

鬼神難明，先死事大；雖然如此，但任何一種文化，任何一個民族，對於死後的世界，對於鬼神的問題，卻都各自流行著不同的傳說與揣測；可見世人對這個問題是極為重視的。生死與鬼神的問題；是二，也是一。生爲人，死爲鬼；神的種類雖有多種，但人鬼也是神的一種；因而兩者可以說是一體的。在中國，鬼神的崇拜起源極早，從早骨、金石文字上，都可以看到祭祀鬼神的記載。只是商代的文獻闕略，難以據之推測當時人民的冥界思想，周秦載籍較多，敘述較詳，因而本文便以此爲主，來探討中國古人之冥界觀念。

先秦，生民對於死後世界的看法，反映在典籍上的，我們大概可以歸納爲兩類：一、是學者（諸子）對生死的看法；二、是士庶人對冥界的看法。這兩者，前者除墨家外，大都較能以理化情，偏向於哲理的探討。後者以情入事，較能反映當時一般民衆對冥界的看法。今分述於後：

壹、先秦諸子對冥界的看法

先秦諸子對於「死」的看法不一，對於「鬼」所持的態度亦異。然而諸說雖紛紜，有系統且突出的，卻不多。在諸子中，學者對冥界的看法，較有獨特見解，且較值得一述的，則唯有儒、道、墨三家。三家對後世的影響，又當以儒爲首。三家中，儒、道二家較理智，較持重。至若墨家之尊

天明鬼，則又與一般人民不異；所不同的，墨家將鬼神與政教混爲一體，成爲政教之有力工具，非僅僅是純粹信仰而已。

儒家對於生死問題，對於鬼神的態度，見諸於《論語》、《禮記》及其他諸書者頗多，但真正能代表孔子的看法的，則爲論語。《論語·先進篇》：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述而篇》：

「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雍也篇》：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論語八佾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儒家以「人」爲主，所究明的是人倫的關係、國家的興亡；「人事」的問題，構成了儒家思想的重心。在鬼神方面，儒家一方面繼承了商周以來尊鬼敬天的習俗，但一方面卻又保持著理智謹慎的態度。因此對於「生死」的問題，不願多去探討；以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把「事人」放在「事鬼」之先，對「生死」也不加以細究。並對鬼神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這些都可以看出儒家以「人」爲重，以及以理智來處理鬼神問題。

儒家雖不究明鬼神，但另一方面，卻又大力倡導祭享。儒家重禮，而「祭」在禮上佔著極大

地位，祭又以鬼神爲主。《論語·泰伯篇》孔子並讚美大禹能「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八佾篇〉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儒家這種不願去探究鬼神，卻又侈言祭享的做法，有似矛盾。因此，在當時便遭到了墨家的抨擊。《墨子·公孟篇》載墨子批評孔子的再傳門人公孟子說：「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筍也。」誠如墨子所譏，儒家對生死與鬼神的問題，在思想上和做法上，所表現出來的，並不諧調。思想上是遠鬼，做法上卻又沿承商周之人的好祭。而所以會有如此情形者，則可能是儒家重在「人」性的探討與發揮上，首重者爲今生理想之實踐、人類生活之提昇，把祭祀看成對先人的懷念，而不是鬼神信仰。因此，死後世界的有無，鬼神的是否存在，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也就容易被忽略而不加以探討了。在祭祀儀軌上，他們只不過沿襲了商周以來的習俗，繼承前人的做法罷了，並不是有所發揮。

雖然儒家在鬼神的理論上並不圓融，但他們這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對國人的影響卻極深遠，也極可貴。使得中國的讀書人能採取較理智的態度來面對生死問題，而不流於迷信與盲從。儒家既如上述，其次談到道家。

道家認爲天地萬物都是一氣之轉，氣聚而生，氣散而死。《莊子·至樂篇》在描述莊子妻死，惠子弔唁之時，對於人的生死成因，有一段極精闢的言論：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

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以爲「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因形而有生，因氣而有形。是萬物皆由「氣」而來。且有生必有死，生與死原是自然界的現象，就像晝與夜的相更代，春夏秋冬四季的相循環一樣；是極正常且自然的現象。再者，人的一生可分爲生、壯、老、死四個階段①，各個階段皆有各的樂趣，所謂「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莊子·大宗師》）；既然「生」「死」「壯」「老」各有至樂，因此生不足歡，死不足懼。《莊子·至樂篇》云：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髡髻，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汝果憂）乎？予果歡乎？』」

以莊子看來，人之生係由「氣」而來；人死後也將化爲「氣」而返歸大自然，然後再隨機緣組合爲其他東西，或爲蟲臂，或爲鼠肝，或再爲人②，對於生死的這種變化，我們須能安時而處順，任由造物者的安排，而不做無益的爭奪，否則便會成爲不祥之人③。

道家的列子，跟莊子的思想也很接近。列子認爲天地萬物都是由「形」、「氣」、「質」三者所組合成的。「人」也是如此。《列子·天瑞篇》說：「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爲輕清，「形」、「質」爲濁重。「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列子·天瑞篇》）；因此，「天」代表清輕之「氣」；「地」代表濁重之「形」、「質」。一切萬物皆由「形」、「氣」、「質」組合而來，因此一切皆由「天（氣）」、「地（形、質）」而化生。人既由「天」「地」化生而來，死後骸骨（形、質）、精神（氣），也將各

自返歸天地。所以《天瑞篇》又說：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道家對於生死看法既如上述，因此對於「鬼」的世界，也就不會覺得有何特異之處，有何恐懼可言了。（有關道家對生死的看法，請參閱拙撰《列子生死觀》一文，文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五卷第八期。）

在先秦諸子中，對於鬼神特別標榜，並強調以此來治民濟世的，大概只有墨家了。

墨子認為鬼神能「賞賢而罰暴」，《墨子·明鬼篇》舉了許多例證來說明鬼神的存在，及其誅暴賞善的事實。例如：「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三年後，宣王在圃田打獵，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推脊，殪車中，伏弋而死。」；再如「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一年後，燕簡公將赴祖，莊子儀在祖途中，「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又如：祐觀辜為其君宋文君禱祀，因牲禮不合度，鬼怒，憑於侏子，以杖斃於壇上。又如：齊臣王里國與中里微相訟，三年未決，齊莊公使二人共執一羊，盟於齊之神社。於是「泚洫，撓羊而漉其血」，讀盟辭，羊躍起而觸死中里微。

墨子借這些時人所流行的鬼神故事，來說明鬼神是存在的。既然有鬼神的存在，且能賞善罰暴；因此，為政之道，只要能顯明鬼神，讓人民敬畏而不敢為非，政治便可以辦得好。湯武之所以能王天下，沒有別的，「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墨子·天志上》）。尊天、事鬼、愛人的觀念，在墨子書中屢次出現，如《公孟篇》、《尚賢下》等，都曾提及。在墨子看來，

「鬼」的能力是超絕的，地位是崇高的。人生在世，如遇到了冤屈，可以借「鬼」之身而復仇。「鬼」可以賜福於人，可以降禍於人。「鬼」的卓越性，我們可以由《墨子》書中，常把它拿來與「天」並列，甚至以「鬼」來代替所有的神，看出端倪來。「鬼」既有如此大的能力，因此王者施政，須明天鬼所欲，避天鬼所憎。須潔爲酒醴粢盛，恭敬祭祀。

《墨子·貴義篇》：

「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

《墨子·尚同中》：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

《墨子·尚賢中》：

「上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墨子·尚賢中》：